

全国对话会议与也门政治过渡*

张金平

内容提要 全国对话会议是也门政治动荡后进行政治过渡的第一个环节，是制定宪法和实施大选的政治基础。也门政治过渡过程中有3组重要的政治力量组合：国家权力中心不同派别的政治力量；不同地区间的政治力量；传统与现代的政治力量。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决定着也门全国对话会议的走势。也门全国对话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国家政治统一、国家政体和国家发展战略理念。这3个议题的进程决定着也门国家的发展方向。求变成为也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给也门政治带来了积极因素。

关键词 中东政治 也门 政治过渡 全国对话会议

作者简介 张金平，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部教授（昆明 650504）。

在中东地区爆发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中，也门的政治动荡独具特色，往往被外界描述为“也门模式”。一方面，也门的政治动荡进程充满了暴力，对峙派别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总统府遭到炮击、总统受伤，国际恐怖势力史无前例地在也门宣布“建国”；另一方面，也门的政治动荡又表现出“和平”的特色，在国际社会的斡旋协调下，也门主要政治与武装力量同意和平地实现政权更迭；进而从“全国对话会议”开启也门的政治过渡，决定也门的政治转型与国家建构。

* 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的写作和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谢忱！

也门政治危机与“全国对话会议”路线图

（一）也门政治动荡回顾

在突尼斯和埃及政治动荡之后，也门从2011年1月开始到2012年2月也发生了政治动荡。从总体上看，也门政治动荡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11年1月大规模游行抗议开始。抗议者反对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改内容^①、进而要求政权更迭。^② 抗议运动迅猛扩散，人数空前的“愤怒的星期五”（Day of Rage, 2011年2月18日）游行抗议在首都萨那（Sana'a）、南部重要港口城市亚丁（Aden）、西南部重镇塔伊兹（Taiz）同时进行。在民众抗议活动高涨的同时，第一装甲师的指挥官阿里·穆赫辛·阿赫马尔宣布以武力支持保护反动派；主要部落、南部运动、胡塞运动（Houthi Movement）都支持主要由青年参与的“广场革命”。“尊严星期五”（Friday of Dignity, 2011年3月18日）遭受暴力镇压后，萨利赫政权认识到高压政策无法阻止抗议运动的扩散与升级，4月初，萨利赫同意海湾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参与斡旋。

第二阶段的事态发展主要围绕海合会倡议的落实而展开，同时各种矛盾叠加，相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由于萨利赫先后3次爽约拒绝签署海合会倡议，海合会在2011年5月22日宣布暂停斡旋；5月23日，也门最大的部落联盟哈希德部落（Hashid Tribal Federation）首领萨迪克·艾哈迈尔（Sadiq al-Ahmar）宣布支持反抗运动，其部落武装力量与萨利赫的武装力量进行交火；^③ 5月28日，“基地”半岛分支组织（AQAP）在阿比扬省宣布建国；6月3日，萨利赫的武装袭击了萨迪克·艾哈迈尔两个兄弟（哈米德和西米亚）和阿里·穆赫辛·阿赫马尔在萨那的住所；萨利赫在总统府遭炮击受伤，到沙特治疗并协商政治危机的解决。9月18日，也门发生了新的暴力冲突。

^① 2011年1月1日，也门议会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总统只能担任两个任期、每个任期为7年的条款，规定总统有权提名自己无限连任。这样，执政了33年的萨利赫总统可能成为终身总统。动荡爆发后萨利赫在2011年2月2日宣布终止这一宪法修正案，在2013年任期结束后不再谋求连任也不会将政权移交给自己的儿子。但此时这一表态已经无法平息大规模的动荡。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2/02/c_121048944.htm, 2012-11-30.

^② Bakri, Nada, “Thousands in Yemen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e New York Times*, 27 January, 2011.

^③ “Gunbattle in Yemen as Transition Deal Collapses”, *Reuters*, 23, May 2011.

2011年10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决议,强烈谴责也门政府对和平抗议者的暴力并要求追究相关人的责任。在国内、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萨利赫被迫于2011年11月23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签署海合会倡议(The GCC Initiative)。海合会倡议设计了也门政权和平交接的几个步骤:成立联合政府(吸纳反对派并由反对派领导);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后萨利赫须于30天内辞职;辞职后萨利赫及其家人获得豁免权;在萨利赫辞职后也门将在60天内进行总统补选,候选人为哈迪副总统。该阶段的计划时间不超过90天,阿卜杜勒-拉布·曼苏尔·哈迪(Abdu Rabbu Mansour Hadi)总统就职,第三阶段顺利完成。

(二) 全国对话会议的出台

2012年2月,哈迪就任也门总统,全国对话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展开。也门将以政治协商对话的形式实现政治过渡和国家政治转型,将动荡中未能解决的诸多纷争复杂的政治、社会矛盾以3个“阶梯”进行阶段性分解矛盾、分步解决,逐步实现政治转型。

3个“阶梯”中全国对话会议(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NDC,也称“和解对话会议”)是政治过渡的基础,^①是政治过渡的第一阶段,在新总统主持下,由所有政治力量广泛参与讨论国家建构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第二阶段,在全国对话会议成果的基础上组建制宪委员会、制定新宪法(设想在2013年内完成);第三个阶段,依据新宪法于2014年举行大选,组建新政府,最终实现和平协商式的政治转型。

全国对话会议的目标是通过最广泛的政治协商、在最大程度的政治一致基础上建构未来的国家,实现向现代民主国家(Civil State)的政治转型。为此,全国对话会议须满足两个条件:参加的政党或政治力量必须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任何重要政治力量若被排除或游离于会议之外,都将有损会议的政治基础并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隐患;会议必须就国家建构中的重大问题达成最广泛的一致,任何单方面或强行的决定都严重损害未来国家的政治基础。

全国对话会议一旦无果而终或流于形式,即意味着政治过渡的中途夭折。全国对话会议或者将推进也门的政治过渡、或者将也门倒回动荡的原点。对

^① IFES, “Next Steps in Yemen’s Transitio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oral Systems, *Briefing Paper*, Washington, DC, 6 March, 2011, pp. 5-6.

于也门政治过渡而言，除了按照全国对话会议的线路继续进行，而没有可替代的“B”计划。全国对话会议的进展还决定着接下来两个阶段政治过渡的进程。因此，全国对话会议不可避免地成为也门各方在政治过渡中的斗争焦点。经再三推迟，也门政府宣布在2013年3月18日召开全国对话会议。是日恰是“尊严星期五”和第二个周年纪念日，由此彰显变革的主题与全国对话会议的使命。全国对话会议将持续6个月，分为9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在不同的省份举行会议。

也门过渡阶段主要政治力量的博弈

海合会倡议中，也门全国对话会议包括全国人民大会、南部政治力量、也门伊斯兰改革集团、胡塞运动、哈迪总统指定的代表、青年和妇女等社会组织等政治力量。经过政治动荡的分化组合，也门主要政治力量消长发生了变化。也门政治力量间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以下3组，3组力量交叉重叠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全国对话会议的进程。

（一）政府与议会中的政治力量

这一组政治力量主要包括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哈希德部落联盟首领艾哈迈尔家族领导的“也门伊斯兰改革集团”、在动荡中脱离萨利赫集团的阿里·穆赫辛·阿赫马尔等势力，以及哈迪总统及其所影响的力量。这一组政治力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构成也门国家政治力量的主干图谱。

萨利赫集团在政治动荡中四面受敌、内部分化、步步退却，不但丧失了总统权位，对军队的控制权也在逐步被削弱，其控制的“全国人民大会”政党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虽然萨利赫目前还担任党主席，但呼吁其离职的压力很大。其他势力对这一集团乘机极力打击，以免该集团东山再起，也门及一些国际社会力量一直要求萨利赫离开也门。当前，萨利赫家族政治力量在竭力减少政治损失、最大程度地保住核心政治利益。尽管经过动荡风波的打击该政治力量难以短期恢复政治元气，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仍是其他政治力量打击的主要目标，但萨利赫集团的政治影响力还会长期存在。

艾哈迈尔家族政治势力300年来一直承袭也门最大部落联盟的首领，领导着也门最大的反对党“也门伊斯兰改革集团”，其家族控制着一些大公司，

具有难以撼动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基础。该家族广泛联合其他力量（包括萨利赫阵营中的叛离政治力量、广场革命中的青年和妇女力量、南部政治力量等）向萨利赫政府发难，在政治动荡中成为最大赢家。艾哈迈尔家族在也门政治生活中长期扮演“第二提琴手”（或者是国家元首的最大支持者，或者是最突出的反对者），无论是继续做“第二提琴手”（即选择与哪位“第一提琴手”配合），还是谋取“第一提琴手”的地位，势将引发也门的政治力量的重大重组。艾哈迈尔家族对会议的影响力很大，作为部落首领的萨迪克（Sheikh Sadiq al - Ahmar）在会议开幕时坐在首排显赫位置，而其实业家兄弟哈密德（Sheikh Hamid al - Ahmer）则宣布退出会议。

萨利赫集团与艾哈迈尔家族曾是长期的政治联盟，在1990年的统一和1994的内战中，艾哈迈尔家族与哈希德部落联盟都坚定支持萨利赫，前部落联盟首领阿卜杜拉·本·侯赛因·艾哈迈尔一直担任议长直到去世。萨利赫家族也属于哈希德部落联盟，阿卜杜拉之子与萨利赫之子曾是儿时的玩伴。也门统一后特别是1994年内战后，艾哈迈尔家族与萨利赫集团渐行渐远：一则萨利赫集团的权势膨胀包括修改宪法试图实行总统终身制引起艾哈迈尔家族的不满；二则艾哈迈尔家族权势引起萨利赫的担忧。2007年12月，阿卜杜拉·本·侯赛因·艾哈迈尔去世，艾哈迈尔家族不再担任议长职务，艾哈迈尔家族与萨利赫政权的矛盾表面化。在政治动荡中，艾哈迈尔家族旗帜鲜明地对抗政府，其武装力量与萨利赫集团武装力量直接冲突，甚至发展到相互袭击住所。两大势力之间的较量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甚至是家族的一代人，成为也门政治社会的主线之一。

哈迪总统的力量处于中立和名义上的主导者地位，但自身的政治实力还比较弱。随着政府与军队改组和政治过渡进程的开始，哈迪总统的政治实力会明显增加。哈迪总统是否会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集团）基础，亦或是在政治过渡后淡出，将是也门未来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阿里·穆赫辛·阿赫马尔有一定的政治实力基础（如第一装甲师），但刚脱离萨利赫阵营还难以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需要依附于其他政治势力。

上述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既有权力之争，也有治国理念之争。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代表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而艾哈迈尔家族领导的“也门伊斯兰改革集团”主张伊斯兰民族主义。但双方之间的权力之争更为重要。这一组力量处于国家权力的中心，是国家政治权力的既得利益方。

在全国对话会议中，他们如何平衡权力分配、稳定和重组国家政治格局，会直接影响会议的方向。

（二）地域性政治力量

地域性政治力量关系是以地区为基础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包括4个区域：南部（4个省）、东部（两个省）、北部（萨达省）和中部（其余各省和萨那直辖市），南部与东部相当于统一前的南也门，北部和中部相当于统一前的北也门。

中部的面积约占全国的1/3左右，但却是全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中部地域政治势力一直控制着国家政权，萨利赫集团与艾哈迈尔家族政治势力的社会基础主要集中在中部，哈希德部落联盟主要集中在萨那、哈杰、萨达3个省，首都萨那处于其势力的包围之中。也门统一以来特别是1994年内战结束以来，中部地域政治力量一直把持着国家的核心权力。^①

南部地域政治力量主要包括社会党、南部运动。统一后南部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大都游离于政权之外，甚至是反政府的。^②2007年，该国兴起了“南也门运动”（Southern Separatist Movement or Hirak），起初要求政府公平对待南也门的社会发展并调整南北地区间的关系，2009年提出独立口号，一些力量还与政府武力对抗。

南部地区民众普遍认为，也门统一后国家发展战略中对南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萨利赫政权掠夺南部的资源包括石油资源分配给北部的部落势力，因而导致了南部的贫困落后、恐怖势力膨胀和安全形势恶化。^③1993年，南也门的哈德拉毛省（Hadramawt）发现了油田，南部民众认为新发现的石油资源本应由人口较少的南方人独自享有。南方面积是北方的2倍，北也门人口却是南也门的4倍，统一后南部资源由国家统一分配，南方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正是认识到“南部问题”对于全国对话会议的重要性，全国对话会议筹备委员会将半数的代表名额给予来自南部地域的代表。哈迪总统本人也来自南部地区。但存在一个“谁代表南部”的问题。^④南部政治力量担心执政党

^① 南部在政府的职位就职中不足9%，See Ramzy Alawi, “Who Represents the South?”, *Yemen Times*, 24 October 2012.

^② 郭宝华著：《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9~321页。

^③ Iris Glosemeyer, “Dancing on Snake Heads in Yemen”, Canadian Defence & Foreign Affairs Institute, May 2009, p. 2.

^④ Ramzy Alawi, op. cit.

全国人民大会中来自南部的成员被算作南部的代表。而且,南部地区有20余个政治组织。因此,呼吁南部地域政治力量在政治联合后参与对话会议的声音越来越强。在对话会议召开前夕,“南也门运动”的3位领导人宣布抵制会议,原南也门政权中的总统、部长等高层领导人也有几位拒绝与会。会议召开当天,发生了南部运动组织的抗议活动。

北部胡塞运动成员属于什叶派栽德教派(Zaydi),^①主要活动在北部萨达省。1992年,萨利赫为了平衡逊尼派而开始联合、支持胡塞运动。由于政见分歧,伊拉克战争后2004年胡塞运动与萨利赫政府发生了武装冲突,2007年停火。但在2009年至2010年间,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有报道说导致15万人成为难民),沙特曾一度出兵帮助萨利赫政府。

也门政治动荡开始后,胡塞运动积极支持在首都萨那的抗议活动,并将胡塞运动的一些政治主张转化为对抗政府的口号。^②胡塞运动则于2011年5月在焦夫省绑架了7名政府军军官,从2011年10月起持续与北部逊尼派部族(属于中部政治势力)在萨达省周边发生武力冲突。2012年底胡塞运动同意参加全国对话会议。其中,重要的不是胡塞运动是否会对也门政治过渡产生影响,而是胡塞运动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地位。虽然没有签署海合会协议,但在2012年5月底,胡塞运动同意参加全国对话会议。

地域政治力量之间存在3个层面的矛盾:一是历史积怨的化解;二是国家政治体制与权力分配、发展资源的分配;三是国家发展理念之争。南部运动力量与北部胡塞运动是天然的政治盟友。地域性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将影响国家的政体形式和国家的政治统一(还是分裂)问题。据悉,也门出现了将全国划为6个经济区的设想,每个经济区有较大的发展自主权。这一设想的目标是对抗分离主义,并消除集权政治。

(三) 传统政治力量与现代政治力量

在也门,传统政治力量主要包括部落政治势力^③、政治伊斯兰势力、家族

^① Lucas Winter, "Yemen's Houthi Movement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Spring",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2012, *STC Sentinel*, Vol. 5, ISSUE 8, 23 August 2012, p. 14.

^② Laurent Bonnefoy, "Yemen's Islamists and the Revolution," *The Middle East Channel, Foreign Policy*, 9 February, 2012.; Madeleine Wells, "Yemen's Houthi Movement and the Revolution," *Middle East Channel, Foreign Policy*, 27 February, 2012.

^③ 关于也门部落历史与现状,参见杨鲁萍:《也门部落暴力问题初探》,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0期,第52~57页。

政治势力，现代政治力量包括青年、妇女、社会运动、世俗主义政党等。

青年和妇女运动是当前也门现代政治力量的突出代表。也门青年和妇女发起的持续和浩大的“广场革命”给萨利赫政权以巨大压力，促使萨利赫政权内部分崩离析。鉴于青年和妇女在也门政治生活中影响的激增，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在2012年10月宣布，独立青年代表、无党派妇女代表、社会团体将在全国对话会议中各占40个代表席位，共占总代表数的21.3%，^①而且，参加全国对话会议的各政治力量的代表中都要有妇女代表。^②

但青年和妇女政治力量不是一个整体，来自不同的党派、联盟、团体和独立运动，政治主张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广场革命”没有达到目标，应该进一步推进；有的则认为也门政治解决方案是代价最小的途径；有的主张组建政党参与全国对话会议；还有的则坚持原来的“广场革命”模式推进青年的诉求。一些青年还组织了“阿拉伯之春党”，提出了广泛的社会变革议题。作为“独立和非政治”相关人士的青年和妇女的席位，可能导致这支力量的政治话语是分散的，难以形成政治合力，因此其表达自身政治社会诉求（如议题设置）的能力可能因组织力量弱而大打折扣。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③也门的青年人口比例很高，25岁以下青年占总人口的45%。青年政治力量在动荡时期和政治过渡时期更多的是起到一种批评的作用，这种批评作用在一定程度会推动也门现代政治的发展。也门非政府组织在全国对话会议中有40个席位，有不小的政治潜力。^④

现代政治力量还包括一些政党如也门社会党（Yemeni Socialist Party），政党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及其所有同盟军。^⑤经历政治动荡，其政治影响也在不断增长。此外，“全国人民大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现代政治力量的意义。

也门的传统政治势力非常强大。“也门伊斯兰改革集团”和胡塞运动都主张“伊斯兰法为一切法律之本”，“全国人民大会”中有不少部族实力派人物，部族（家族）势力控制着政府、军队和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长期以来，

① Mohammed Ghobari, Sami Aboudi, Jon Hemming, “Yemenis Agree on 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Reuters*, 28 November, 2012.

② IFES, *op. cit.*, p. 7.

③ 杨荣建著：《也门经济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④ 林庆春、杨鲁萍 编著：《列国志：也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137页。

⑤ Answers, “Yemeni Socialist Party”, *Mideast & N. Africa Encyclopedia* <http://www.answers.com/topic/yemeni-socialist-party>, 2013-01-08.

也门每一时期的掌权者都极力增强自己部族（家族）的政治力量和基础，同时特别注意维护各部族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平衡，复杂的家族、部族与教派矛盾斗争与权力制衡决定着也门政治格局。可以说，哈希德部落联盟的政治倾向是也门政治社会的风向标。中央政府对部族有鞭长莫及之感，部族首领能够直接影响选票，政府则每每在国家资源分配上倾向于部族势力。在议会通过的也门2012年国家财政预算中，就有每月增加6500万美元支付给部族首领和部族显赫人物的条款。^①

传统政治势力拥有影响很大的政治组织，在政治动荡中还吸纳、支持、争取妇女和青年运动力量。艾哈迈尔家族在动荡中就积极支持和争取这支力量，哈密德不仅在运动中重视青年和妇女力量，而且在宣布退出对话会议时的理由主要就是指责对话会议的代表中分配给青年的名额太少。“也门伊斯兰改革集团”支持其女性成员塔瓦库勒·卡曼（Tawakkol Karman）在2010年参加议会大选，卡曼成为集团13名女性议员之一。卡曼是也门人权运动的知名活动家，因其在也门政治运动中的活跃表现而获得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塔瓦库勒·卡曼也宣布不参加对话会议，同样认为青年和妇女的代表比例太小，不足以反映其地位和作用。

现代政治力量与传统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是国家发展方向、战略（理念）的矛盾，也是政治精英（家族、集团）与平民政治之间的矛盾，更有在就业、人权等社会问题上的矛盾。这一组政治力量对比悬殊虽然较大，但不断增长的现代政治力量会影响也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步伐，现代政治力量是也门“变革”诉求的重要推动力。

也门政治过渡的困境

由于各种原因，也门全国对话会议的召开被一推再推。终于在2013年3月18日召开，但南部政治力量、部族政治力量、妇女和青年政治力量中都有重要代表拒绝与会。对话会议的进展直接影响原定的宪法制定、总统大选。显然，也门政治过渡进程面临重重的困境。

^① Yasser Ezzi, “Yemeni Parliament Passes USD 65 Million 2012 Tribal Leaders’ Budget”, *Yemen Times*, 5 May, 2012.

（一）国家政治整合力薄弱导致全国对话会议进展迟滞

哈迪政府承担着推进也门政治过渡的主要责任，在全国对话会议的推进中扮演着“主持人”的角色。但哈迪面临着巨大困难，而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哈迪政府本身是也门政治力量较量的一个缩影，反对派与原总统萨利赫的势力在政府中大致均衡，由反对派任总理。哈迪总统实质上是一位弱势总统。

改组军队与组建一个强力政府，是全国对话会议的一个重要条件。2012年4月，哈迪总统就解除了一些萨利赫家族成员的军权。2012年12月，哈迪总统宣布改组军队、宣布在未来5年内重组国家军队，新设总统卫队、特种行动部队和弹道武器部队3支部队，由总统直接掌控。

但组建新部队难以一蹴而就。哈迪总统对现有国家军队的指挥权还难以有效行使。除了中央政府直辖的部队外，还有地方军区部队、部族武装、南部运动和胡塞运动的武装，更是一时难以由中央政府有效统辖。一旦中央政府的部队重新组建出现失误，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一方面各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另一方面政府的政治整合能力十分薄弱。能否让全国民众和政治力量普遍和均衡受益，对政府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目前，最大的考验是政府和总统是否顺利推进全国对话会议的议程。一个弱势政府主导政治过渡，将以什么政治基础获取广泛的政治信任？国际社会对也门政治的整合，主要是为也门政治过渡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帮助、督促各方认识到对话会议的紧迫性。民众对政治整合的推动，主要通过示威等形式表达，还难以产生直接的效应。

政治整合不仅影响着全国对话会议的进程，同样影响着国家政治建构中重大议题的解决。根据会议议事规则，会议的最后决议需要90%以上的代表同意，至少也要经过协商后得到75%。否则，哈迪总统就要与各派力量充分协商。这样的议事规则对政治转型是必要的，但对哈迪政府却是巨大的挑战。

（二）严峻的安全局势直接威胁着政治过渡进程

也门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威胁。“基地”半岛分支组织在也门动荡中攻城略地大肆拓展势力，甚至于2011年5月28日在也门南部阿比扬省省会津吉巴尔市宣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哈迪总统就任后迅速对恐怖势力进行围剿，到2012年6月，恐怖组织的势力被驱逐出南部的重要城镇。

但恐怖势力迅速反击，政府机构成为主要袭击目标。2012年5月、7月和8月，“基地”半岛分支组织连续制造3起爆炸，导致170多人死亡，数百

人受伤。刚进入 2013 年,在 1 月 16 日、28 日连续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从 2011 年中期开始恐怖分子经常袭击政府安全官员,2012 年有 40 名安全部门官员遭暗杀,仅 9 月就发生了 4 起包括对国防部长的暗杀事件。美国的利益也是恐怖组织在也门袭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在 2012 年 12 月 29 日,“基地”的半岛组织又宣称悬赏 3 公斤黄金(相当于约 16 万美元)来行刺美国驻也门大使。^①“基地”半岛组织是不会“静观”也门政治过渡的,其极端暴力思想与弥漫在中东的宗教极端思潮相伴生,^②因而常常能够找到孳生和扩展的土壤。据统计,2012 年也门的恐怖活动暴力事件与 2010 年和 2011 年相比并没有减缓(有的统计甚至显示有所增加)。

“基地”半岛组织与其他政治力量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南也门运动”、也门穆斯林兄弟会、南部部族势力与“基地”半岛组织之间就存在复杂的利用、敌对关系。“基地”半岛组织还向胡塞运动发难,2011 年 12 月,“基地”半岛分支公开宣布对胡塞运动发动“圣战”。而此前国际社会还担心二者可能会合作对抗共同的敌人(如沙特)。

胡塞运动与其他部族的冲突一直持续,2011 年 10 月起胡塞运动对萨达省逊尼派控制的代迈季地区发起围攻,2012 年 12 月 20 日,双方在代迈季镇再次发生交火。南部和东部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因石油分配问题常常与政府武装力量发生冲突。也门各派政治力量大都拥有强大的武装。一旦某一势力认为政治进程危机其核心利益,可能会诉诸武力;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也存在以武力解决的可能。

安全环境的脆弱和复杂,给也门政治过渡增加了难度;而这些安全问题,最终又需要政治过渡作为条件来得到根本性解决。

(三)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给政治过渡带来压力

也门是中东地区最不发达国家。社会与政治动荡对也门经济的打击很明显,2011 年初到 5 月,政治动荡给也门经济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50 亿美元。据世界银行统计,也门在 2011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呈负增长(-10.4%)。^③也门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也门青年失业率在 50% 以上。^④国际社会的调查显

① 参见人民网 2012 年 12 月 30 日。

② William McCants, “Al Qaeda’s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1, p. 22.

③ <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yemen>, 2012-11-30.

④ “Yemen’s Youth are the Key to Lasting Stability”, *The National UAE*, National Editoria, 25 April, 2011.

示，也门有 130 万 ~ 150 万童工，占全国儿童的 21%。^①

哈迪总统表示当选后首要工作是处理经济危机。由于国际社会的援助，^②更由于海合会协议的签署，也门经济逐渐稳定并有所恢复。但也门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目前的经济主要靠石油出口和外援支持。政治过渡也在消耗着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也门议会在 2013 年 1 月 20 日通过了 2013 年度的财政预算，总额为 129 亿美元，其中 30% 用于经济项目。与政治转型相比，民众对“对话会议”解决经济问题的期望更大。

也门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家庭暴力、童婚等现象严重，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也门内政部在 2013 年初宣布，2012 年有 50 起谋杀丈夫的事件，原因都是妇女因性别歧视（家庭暴力、婚姻不平等、长期形成的自卑感等心理扭曲、沉重的劳作和经济压力等）而对生活绝望。社会结构张力正是也门政治动荡的深刻根源之一。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给也门政治过渡提出了紧迫的时间压力。一旦民众对对话会议成果、政治过渡失去希望和耐心，也门可能也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在政治过渡中发生新的暴力冲突与政治动荡。

也门政治建构的核心问题与政治发展趋势

也门全国对话会议虽已召开，但面临一些重大的问题，如安全环境、议题的设置及其排序会议是否、按期完成议题等。^③会议涉及也门国家政治建构的 3 个核心问题，决定着也门政治和国家的发展方向。

（一）政治建构的核心议题

1. 统一或分裂

国家成为全体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是实现政治统一的基础。如何实现国

^① Moatasim Abdasalam, “Report Reveals Worrying Child Labor Statistics”, *Yemen Times*, 24 January, 2013.

^② 沙特几次向也门提供石油援助。也门的粮食生产远远不能自给，90% 以上依靠进口。美国在 2012 年 12 月向也门捐助价值 1 500 万美元（1.7 万吨）的小麦。“也门之友”承诺给也门的政治过渡提供了 80 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但条件是也门必须推进政治过渡。See “A country of Halves”, *Yemen Times*, 10 December 2012.

^③ Haykal Bafana, “The National Dialogue of Yemen”, *BLONG. HAYKAL. SG.*, December 2012, <http://blog.haykal.sg/w/22.lp.ye.nationaldialogue/>, 2013-01-01.

家资源在地区间的均衡分配、如何实现各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均衡、如何促进民众心理上对国家的认同,是也门政治过渡中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必须解决的问题。

近代以来,也门长期处于分裂状态,1990年统一后很快发生了一场内战,而内战后南部与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很快就活跃开来。政治统一问题,决定着也门的国家发展命运。一个弱勢的“主持人”政府召集的对话会议要在长期政治分离的状态下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对于也门政治过渡而言,分裂不仅意味着政治上的对立,同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乱。

大多数民众是向往国家政治统一的。中央政府现在掌控着国家的主要资源,能够利用国家资源促进政治统一和政治过渡的进行。维护国家政治统一的基本条件还是存在的。困难在于,政治权力如何重新分配与平衡。6个经济区的设想中存在分割南部地区问题,落实亦属不易。

2. 联邦制或单一制

如果在对话会议中也门国家政治统一得到实现,那么将以什么形式来实现政治与经济社会利益的平衡和统一将是接下来面临的关键问题。

目前,在也门实行联邦制的呼声比较高。一则中央政府权力和萨利赫家族政治权力在此次动荡中被严重削弱;二则是南部运动和胡塞运动力量的增强,且其政治和经济诉求得到各界广泛的理解和认可;三则联邦制有利于平衡不同地域政治力量之间的深刻矛盾。

如果实施了联邦制,各邦区域和权力(特别是支配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的权力)如何界定,又是一大难题。现在也门各省的面积差别很大,资源、经济发展基础条件各异。各邦的权力、各邦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自然是全国对话会议争论的焦点之一。

确定了联邦制或单一制后,选择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对也门政治发展走向又是一个关键环节。如果选择不当,一旦某一强势政治势力控制了中央权力,又可能导致中央集权,让联邦制流于形式;弱勢中央政府则可能导致各邦权力的膨胀,事实上让国家陷于分裂。

3. 伊斯兰政治或世俗政治

未来的也门是政治伊斯兰主义的国家(An Islamic State)还是世俗主义的平民国家(A Civil State),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和界限如何划分,是影响也门政治、社会与经济发展各个层面的重大问题。

当前西亚北非地区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影响有增无减，也门的宗教政党和政治势力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也门伊斯兰改革集团（The Yemeni Congregation for Reform, Islah or Al - Islah）包括3股主要政治力量：一是也门穆斯林兄弟会，二是北部部落（联盟）势力，^① 三是也门的宗教主流逊尼派力量。^② 他们主张“伊斯兰法为一切法律之本”，在对外关系方面强调伊斯兰特征。^③ 该集团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源和能量。也门胡塞运动也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东事务的干预。胡塞运动与伊斯兰改革集团之间的派别之争曾导致长期的战火。

也门的政治过渡中不是政治伊斯兰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而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与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社会进步发展的诉求、世俗力量的强大存在，都影响着也门国家发展政治理念的选择。政治伊斯兰需要处理好部族政治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系。^④ 不考虑国家现代化发展潮流，特别是就业问题、人权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任何伊斯兰主义都无法落实。单一的政治伊斯兰和完全的世俗主义都难以适应也门的现实。

（二）“求变”潮流与政治转型

西亚北非政治动荡的根源在于社会普遍“求变”，政治过渡意味着“求变”已经提到国家政治的层面。全国对话会议旨在顺应“求变”的潮流，探索也门国家转型如何实现。转型是也门国家的一项历史性选择与规划设计，全国对话会议需要稳步推进。

首先，也门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众参与政治运动的广度和深度，正是社会求变的明确信号。^⑤ 在政治动荡中，也门传统政治力量也必须借助民众的声势进行博弈，但任何传统政治力量都无法忽视民众政治力量和政治参与，任何政党和政治力量在对话会议中都必须考虑民众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强烈

① “Ruling Party Defies Al - Ahmar Family, Threatens Unity of Hashid Tribe”, *Elaf Political Independent Weekly*, 17 November 2009,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 16.

② “Yemen: An Election Realignment”, *STRATFOR*, 20 September, 2006,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Islah>, 2013 - 01 - 11; Edward Burke, *One Blood and One Destiny? Yemen's Relations with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12, p. 18.

③ 时延春著：《当代也门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④ 王锁劳：《中东北非剧变与政治伊斯兰运动的走向》，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4期，第1~2页。

⑤ Fouad Ajami, “The Arab Spring at Once: A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2, p. 56.

愿望。新力量将带来新气象。现代社会因素通过多渠道在向也门传统社会渗透。现代性的道路、现代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现代传媒与通讯网络、经济全球化等因素都在悄然地影响着也门民众对社会的期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变革的力量。部落力量包括部落首领也并非一味地拒绝社会变革,而是要确保在变革中维护和增强权益。^①

其次,也门政治建构将经历政治形式(甚至政体)、权力分配和政治理念的变化,是对传统政治的冲击与突破。各政治力量都意识到对话会议是国家转型的唯一出路,积极为参会做各种准备,特别是争取在会议中的有利地位和更大的发言权。重视的态度,是也门政治过渡的有利条件。

再次,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也门政治转型的必然性,积极支持也门全国对话会议和政治过渡进程。联合国代表与海合会代表都参加了全国对话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国际社会对也门的政治经济援助和支持是为也门政治过渡创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

结 语

也门政治过渡方式,是也门各政治力量的选择,是由政治力量对比所最终决定的。萨利赫政治势力与反萨利赫政治力量之间都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和武力等资源 and 基础,以武力进行博弈难以短时间内见分晓、甚至可能两败俱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协调和斡旋就得到也门主要政治力量的认可,也门的政治动荡就得以采取和平的方式进行政治过渡。

方式的选择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艰难的政治建构进程、复杂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激烈的政治对抗矛盾等,都在政治过渡中逐步展开。这一进程将是渐进的甚至往往可能显得迟滞,诸多重大矛盾需要在这一进程中得到解决,就必须遵循过渡程序与议事规则。这就意味着政治过渡进程不能强求推进,政治转型不能强行实现或单方面做出决定。

也门政治过渡和平方式的选择也不意味着暴力方式被彻底排除。恐怖势力、部族势力、地方势力仍然在以暴力表达政治意愿,强大的武装力量仍然

^① Robert E. Mitchell, "What the Social Sciences Can Tell Policy - Makers in Yeme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6, No. 2, Spring, 2012, p. 307.

分散在不同的政治力量手中，政治过渡可能会有一些波澜。整合国家武装力量和避免暴力冲突，是政治过渡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同时又须以政治建构从根本上消除暴力冲突的根基。

时间压力与实质性问题的解决同时向对话会议提出挑战，会议成果与制定宪法、举行大选直接相关，每一个环节的迟滞都可能影响下一个环节。脆弱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也提出急迫的时间压力，同时，经济恢复和建设、重大紧迫社会问题的解决又影响普通民众长远的利益。和平对话方式能否在动荡的中东树立一个和平政治过渡的典型，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

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Yemen

Zhang Jinping

Abstract: 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is not only the first step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after Yemen's political turbulence, but also the political base of the constitution formulating and election implementing.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relations among the political powers: one is in different powers, one is in different areas, and the last one i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first relation plays a vital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ndency of national dialogue. The core subject of the conference is the nation political unification and the idea of the form of government. The progresses of the three subjects are playing a decisive role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Yemen. Seeking changes has already become a marked feature in the political life in Yemen, and brought a positive factor to Yemen's politics.

Key Words: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Yemen; Political Transition; 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